

【读书笔记】

渐行渐远的辚辚之声

□钟倩

经常,有一幕场景在我的眼前浮现:孔子与弟子们描绘理想的生活场景,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,吹过沂河边的那场浩大煦风,两千年来不断惠泽后人。作家李敬泽把从古人那里获得的生命丰沛润泽写进了《咏而归》一书,以此安顿身心。而张炜先生则以深邃思考与文学眼光探究和剖析正儒、伪儒之别,这就是最新出版的《为孔子一辩》一书。

书名即诗眼,一个“辩”字点睛作者的思想内核,为找寻、接近、指认一个真实的孔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。俨然,这是两位思想者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,正如张炜为孔子精准画像:“他是一位谨慎保守的变革者、专制王权隐忍的抵抗者、活泼丰腴的人、感性丰盈的艺术家、最能够与现代沟通的思想家。”作者心中有此一问:孔子和弟子周游列国坐的那辆马车,将会驶向何方?渐行渐远的辚辚之声,无处不在地叩击着我的灵魂。

实际上,张炜先生的“儒学之辩”淋漓地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,它不是某个时间段内的即兴发问,而是不断积累的思想宝库。从《古船》中的隋抱朴和隋见素、《独药师》中的季昨非,到《艾约堡秘史》中的淳于宝册,再到《河湾》中的傅亦衡,张炜的精神世界乃是儒道互补,抱朴见素,他始终遵循一个重要原则,那就是强大的理性主义。隋抱朴在老磨坊和葡萄园里苦思冥想;淳于宝册在艾约堡里安静思考,历经小渔村之战后他重回小书店,立志做个嗜读的人、著书的人;而傅亦衡接手河湾,他的父亲临死仍在寻找“仁公”……小说故事内容迥异,作者渗透的思想极为一致,尊崇读书和做学问,以此抵抗外部环境的“异化”和惊扰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淳于宝册的强烈发问:“我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走到今天,该往哪里走啊?”这恰恰触及本质的问题——价值观的重塑,灵魂的皈依。

“读取是困难的。”这是张炜先生的由衷之言,他在书中由历史烛照现实,从现实反思当下,探究正儒、伪儒,为我们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、言辞可爱的孔子,像是住在隔壁的长者,随时可以访问或促膝对谈。无独有偶,学者刘再复曾以学问的形态划分儒学,有政治儒学(以董仲舒为源头)、心性儒学(以朱熹、王阳明为发端)、宗教儒学(以康有为的孔教会为典型)、原典儒学(李泽厚先生提出)。他曾以《红楼梦》为例阐释贾宝玉,贾宝玉是拒绝“表层儒”(君臣秩序)、服膺“深层儒”(亲情)的赤子,他超越了儒学的价值观。回到现实中,比较来说,正儒的核心是“爱人”,即广施博爱;伪儒的核心是“治人”,即对人的统

治。当然,伪儒不仅是位高权重者硬性强扭,还有自身的屈从和迁就,后者屡见不鲜。作者拥有超越文本之上的独特审美,从孔子的待人接物、讲学授业、周游列国入手,阐述他的思想“述而不作”,如履薄冰地对待机会,看到他的贡献,也清醒认识到时代背景下他的局限,以及深受孔子影响的大儒如董仲舒等人对后世的影响。书中还有另一条线索,西方文化代表人物托克维尔、苏格拉底等的纵向对比,打开深阔视野,深掘思想的流变,触摸精神的脉息。

书中有个关键词:金属扳手,意指维修轮毂的工具,暗喻改造世界的信心,即“找个机会,拆卸和改装这台隆隆转动的专制机器”。那辆吱嘎作响、落满灰尘的马车(有时也会坐牛车)走过十四年的泥泞长路,孔子饱尝危难屈辱,难逃搜查之劫,饥饿、围困、监禁、追杀,最可怕的是不被理解。临淄街头听到《韶》乐,他称“尽善尽美”,直呼“三月不知肉味”;泗水河边一声长叹,诗曰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;遇见弟子“躺平”,他痛骂其是“烂木头”“粪土墙”;看见盲人乐师走过来,他细心告知台阶、左膝、旁边坐的是谁;田成子弑君,他斋戒三日,请鲁哀公出兵讨伐;当心爱的弟子颜回死了,其父请求孔子卖掉马车为儿子置办外椁,孔子以不因私情破坏礼制而拒之……

足可见,孔子大事大节讲道义,言谈举止有分寸,把礼仪看得与生死同等重要。他的那辆木车,承载着一介寒儒读书做官、入世求仕的理想,也承载着书斋和庙堂的冲突。但是,他著述育人、订《诗》正《乐》,是用另一种方式传道。

张炜先生写道,“道理和意趣在生长,在不同的光线下变换颜色,这就有了无限的感召力和吸引力。”理性分析,思想之路从来都是迂回向前的,有多艰难就有多重要,关键是看见和照亮,“一生言说是仁政,儒学的核心是爱人,这已经很顽强、很耿勇了”。“耿勇”一词分量很重,能够感受到从春秋时代走来的孔子的自强不息。要知道,读取有时候也是误读,被遮蔽和被异化的孔子,需要我们共同去发掘、走近和认识,某种意义上也是重新认识自己。

时至今日,蜿蜒的车辙无限延伸,“咏而归”的歌声响彻耳畔。借《为孔子一辩》一书,我们溯源文化发展流脉,审视正儒、伪儒交织的复杂环境,从而找回丢失的大勇,还有“扳手”。昔日的金属扳手,早已幻化为思想的“开关”,经常擦拭,照亮前路。

孔子的木车缓慢前行,朝向精神深处,每一步都是思想者的低吟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□曹雪柏

塬上的风裹着焦土气息掠过窗台……我正翻开课本里关于小满的章节。书页间夹着的一个干麦穗簌簌作响,那是去年小满时节,儿子蹲在麦垄间捡的,如今麦芒早已蜷曲,却仍倔强地保持着尖锐的姿态。

往年这时,小满到来,我总喜欢透过教室后窗远眺,远眺北坡山上那层层麦浪,金黄的麦浪能一直涌到地平线。你看,那广袤的原野上,一块一块麦田,齐刷刷的,泛着碧浪;一株一株麦子亭亭玉立,挤挤挨挨,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无论是梁顶塬上,还是沟里谷底,一片连一片的麦田,经过冬的积蓄、春的滋润,如今在准备灌浆的冲刺。一阵风吹来,泛起层层涟漪,仿佛让人置身于一片绿的海洋,场景蔚为壮观。孩子们总爱趴在玻璃上数天边的云,猜哪朵云会带来及时雨。

今年天旱,麦苗像营养不良的孩子,蔫头耷脑地贴着地面,叶尖泛着枯白,仿佛被抽走了生命力。课间带孩子们去操场散步,有个小女孩突然指着远处喊:“老师,麦子生病了吗?”我望着她清澈的眼睛,不知如何作答。

傍晚回家,儿子举着画本扑过来,画上歪歪扭扭的麦子比天还高,麦穗沉甸甸弯成月牙,云朵下斜斜飘着雨丝。“爸爸,我画的小满!”他仰着脸,眼神亮晶晶的。我摸着他的头,想起儿时父亲带我看麦的场景。

记得小满前后,父亲总爱戴着那顶旧草帽蹲在田埂上,听麦穗灌浆的声音,用粗糙的手掌丈量麦秆的高度。那时的云很低,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来酿成雨。听着田野上空那一声声“算

黄算割”杜鹃鸟的啼叫,倍感亲切,令人遐思无限。

小满前后,苦菜遍布家乡的沟沟坎坎,尤其是未锄的玉米地里居多。母亲会把苦菜挖回家凉拌,有时将苦菜用开水烫熟,挤出苦汁,做汤、做馅、热炒、煮面,各具风味,总让人垂涎欲滴,吃后唇齿留香。

周末,我又回到了久违的老家。入夜后,独自走到村头的老井旁,只见井绳磨出的凹痕依旧清晰,只是井水已浅得照不见月亮。老人们常说“小满不满,麦有一险”。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,那是村民们在连夜抽水浇地,柴油机的黑烟混着尘土,在月光下凝成一团团灰雾。晚风习习,吹来的风中夹杂着浓郁的泥土味,多么期盼下一场透雨呀!

清晨的露水不再饱满,落在叶片上的只是零星几点。我带着儿子来到麦田,他蹲下身,小心翼翼地触碰一株麦穗,突然抬头问我:“爸爸,它们还能长大吗?”风掠过麦叶,沙沙声里,我看见他睫毛上沾着细小的麦屑,恍惚间与麦田里的父亲重叠。或许,生命本就有自己的节奏,就像这未饱的麦穗,即便艰难,也在积蓄力量。

在二十四节气中,家乡人好像唯独对小满有着难以言喻的感情。有人给孩子起名,干脆就叫“小满”,多么富有诗意啊!另外,农家叫“满满”“满仓”“满囤”之类名字的不胜枚举,都饱含着农人对粮食丰收的希冀和对孩子美好前程的祝福。

小满未满,是遗憾,却也是希望的开始。就像教育孩子,像培育幼苗,我们总在等待与期盼中,学会接受不完美,相信那些未竟之处,终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,悄然圆满。

经纬线间的父亲

□徐萍

我握着一张1958年的南京地图走进老南京火车站。

父亲曾说他的青春是伴随着铁道钢轨滚动的哐当声走过的,此刻我的鞋底正碾过地图上早已消失的南京铁路运输学校坐标,经纬线在泛黄的纸面灼出焦痕。

晨雾中的轮渡码头依然保留着父亲描述的弧度。当年父亲就是怀揣着老革命白鹤老爷爷资助的10块钱,从泰兴坐渡江小轮到浦口,来到了南京。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的口袋里,装着改变他命运轨迹的入学通知书。

沿着中山北路废弃的货运轨道行走,道砟石缝隙里钻出野苋菜。父亲那届学生曾在这里进行货运中间接发列车、货物装卸流程等业务,马灯的光晕里,经纬仪的目镜吞吃过整个紫金山的倒影。我蹲下身抚摸冰凉的铁轨,惊觉生锈的鱼尾板上凝结半枚指纹,六十多年前的汗碱在金属表面结晶成细小的六边形。

老城区拆迁工地围挡后,有截红砖围墙倔强地立着。拾荒老人说这是当年铁路运校的

锅炉房遗址,他浑浊的瞳孔突然泛起光亮:“那些学生总把饭盒捂在暖气片上!”我贴近砖缝,听见蒸汽管道的余温,父亲用搪瓷缸化开的冻疮膏的气息,突然从砖红色毛细血管里渗出。

在南京图书馆,管理员搬出蒙灰的《铁道周刊》。1958年秋的某期,夹着一片枯黄的梧桐叶,叶脉间残留着蓝黑墨水绘制的等高线。

当我的呼吸惊动这枚沉睡的书签,某个相似的秋日突然在纸页间复苏:父亲在阅览室抄录铁路资料,钢笔尖漏墨染蓝了虎口,像一道永远无法闭合的钢轨。

和二妹家外甥女乘地铁三号线穿越长江时,隧道灯光在车窗上流淌成父亲那个年代的煤油灯河。现代列车的玻璃幕墙突然映出奇异的叠影:夜色里,年轻的他举着信号灯,挥别一辆又一辆满载货物的列车,灯光在暮色中划出悠长的弧线。而我和外甥女举着手机地图,寻找着老南京火车站的历史印记。

两种时空三代人的坐标点正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里慢慢重合。玄武湖西岸的荒草丛中,半截混凝土桩基突兀刺向天

空。

护林员说这是最早的铁路实训基地遗存,暴雨后总会从裂缝里渗出混浊的柴油。我将耳朵贴在冰冷的水泥表面,仿佛听见父亲和同学们深夜抢修轨道模型的敲击声,那些年轻的手掌正在混凝土里持续发烫。

暮色降临,我在地图空白处画下新的标记。

父亲用钢笔手工绘制的铁路营业里程图以“经纬交织”比喻铁路干线布局,他当年捕捉过的这座六朝古都的城市轮廓,正被我和外甥女两代人的运动轨迹重新拓印。

当年父亲毕业的时候,很想留在南京,这样可以离家近点,方便照顾家人。只是那时,毕业生必须服从统一安排,父亲和他的五十多个同学离开故土,来到泉城济南,并最后长眠在了齐鲁大地。

六十七年后的今天,父亲的外孙女实现了他回到南京的夙愿。

当我们三代人相隔六十七年的脚印在经纬线交点处重叠,整座南京城突然变得透明——我看不见无数铁轨从地底下生长出来,将三段人生焊接成永动的齿轮。